考亭淵源錄

重編考亭淵源錄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
亭淵源錄以未及詳定自題曰
而公卒矣今御史中丞念堂林公與公同
邑謂是編關繫匪輕而一時草創尚未竟
公之志乃出以示旂刪潤且屬序諸簡端
旂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服先儒林公
表章遺緒無非為斯道計也旂不類竊有

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絶續之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孰不謂其集諸儒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諠豗則猶未免焉方其在淳熙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

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
窺堂奥者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
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益又難言
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但已也旂
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稿稽諸
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
考訂刪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
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

溪以迄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上蔡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復切磋反覆論難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

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或未之録余悉為增入仍倣濂溪之例發端于延平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派盖必如是則知考亭之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為衆言之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反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編成敬復

於僉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為序

皇明隆慶戊辰冬十二月朔旦後學武進

薛應旂謹序

重編考亭淵源録目録

卷十六

卷十七

姜大中　劉學雅 弟學裘

劉學古　丁堯

周元卿　李亢宗

包約 弟揚 遜　方耒 弟禾

蘇宜久　陳希周

鄭光弼　任忠厚

鍾唐傑　閭丘次孟

元昭　黃立之

黃達子　李伯誠

丘珏　江元益

吳佰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楶
林士謙　林恭甫
符叙　符初
符國瑞　吳英
葉未卿　黃孝恭
曹晉叔　林巒
戴邁　呂侊
柯翰　劉玶
黃東 余杲　呂祖儉

鍾震　黃卓

吳振　林至

李杞　呂勝巳

鄧網　李文子

祝穆 弟癸　李東

彭蠡　余元一

熊節　宋斌

呂喬年　詹淵

潘友文　彭方

陳宇　李儒用

卷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八人

卷二十四 此卷考亭叛徒

趙師雍　傅伯壽

胡紘

書考亭淵源目録後

考亭淵源録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賢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蓋云衆矣其號爲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的傳也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

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原于天而畀於人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得者是難與口舌爭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真切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旂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於學三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分句析漫無歸着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闚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纆縛而舒手足披雲霧而覩青天喜躍不勝時發狂叫遂以爲道在是矣如

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遇事未見得力及徧覗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轉于衰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恐終無所得而虛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賴天之靈恍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心者二言性者一克己復禮雖以告顏子而一貫之傳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行九思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

如祭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
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
下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已成物之心
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
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祕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
具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汎以語之
則人將褻玩猶之夜光之璧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
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
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永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
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橫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

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直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微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爲夫子韞櫝寶藏盡爲孟子撒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誣人哉憂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不然也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顏曾閔冉卓然爲殊絕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氏

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巳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
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衆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
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爲近裏着巳精思實踐之功
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
命之教率皆視爲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
鮮有所得此其理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
南之士羣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
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黃直卿
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脩巳治人之道化民
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茲錄者具

何昇

在史冊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真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晚年定論似祈考亭有得於象山今槪象山晩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慱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具在録中學者當自得之其諸一二叛徒固孔門之伯寮程門之邢恕也何足論哉仍存初纂亦可爲求鍳云

隆慶己巳春正月旣望後學薛應旂謹書

考亭淵源録卷之一

後學莆陽宋端儀初藁
後學武進薛應旂叅修
後學莆陽林潤校正

延平先生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劒州劒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

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
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
門戶天下眞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
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侗惟先生服
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
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
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
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至於[illegible]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伺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以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

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擽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簞瓢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昏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

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

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
熹卒得其傳沙縣鄧廸嘗謂松曰愿中如氷壺秋月
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資
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
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
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
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
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備遺

晦庵曰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問延平先生言行晦庵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

好凡爲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
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
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
是有個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
已發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
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
祛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
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

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若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illegible]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

功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
未嘗敢忘[illegible]可見其持守之功矣

籍溪先生胡憲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靜端愨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歎日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

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憲不起郡守魏矼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

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郡人程元以馴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延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毋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憲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頗不悅憲於是有去意又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

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
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
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
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
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
恨矣時浚錡皆爲積毁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
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
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
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
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

浚鏑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與他文草藁藏于家平生與劉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子翬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既病且没遂因以屬其子熹於憲及致中子翬之門而熹事憲爲最久憲葬時其子靓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

乃屬熹使狀其行

備遺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屏山先生劉子翚

劉子翚字彥冲贈太師韐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劉韐死靖康之難子翚[illegible][illegible]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宼入[illegible][illegible]子翚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

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

一月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毋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示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彈琵賦詩澹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備遺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秦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滚沙反以自渾如谷謄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

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
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
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
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
無與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
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
期熹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
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其

後屬疾亟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亟未有勉力大業之語亟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墓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先生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

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
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
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
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衾下帷然膏潛抄而默誦之
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
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
一日棄録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
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
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
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翬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録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攄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

同列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詰闕將行劉子
聾爲作招劒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劒徠峯君
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特毋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
蓋如此既至會秦檜已顓國柄爲其事非已出不能
平時又方决屈巳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
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
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
行即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
相趙鼎出鎭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歎重然
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勉之者亦皆

廢錮不復用於是竟不及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
九年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勉之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
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
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
盡以貲産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
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寅
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
以告勉之獨爲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爲數歸省
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沒深以後事爲寄

且戒其子熹往學焉松歿勉之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亹亹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勉之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戊午熹爲表其墓

考亭淵源録卷之一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

考亭先生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䟽薦除度支員外郎史舘校勘歷司勲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頴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閲題其上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咏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旣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旣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

間讒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皆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齗齗自守而未嘗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督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巢窠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嘗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

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
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
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
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
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
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
民者悉蠲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
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省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
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
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
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
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
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

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

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
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
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
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
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
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
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
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
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
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史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

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

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

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
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
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
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
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
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
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
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
是以選擇之際常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

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竄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

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頗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

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巳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父老解説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
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
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
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
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
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
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
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
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
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

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

須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

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

老之年犖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駮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

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漸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温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

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遂廢臣竊痛

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

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
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
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
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
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
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
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
還上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
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黄修注官劉光祖鄧
馹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寳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

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

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

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

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于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備遺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論辨極造其微伺因此追求有所省發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

認來所以好說話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處下工夫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别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隆興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

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
掇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
近思録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
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四年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
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
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
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
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

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子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

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

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凡挂揲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

乾道十五年冬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

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寘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洲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迨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

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依然和平翌日
諸生始知有指揮
先生自言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
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
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
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
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
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熹所以讀
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

義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都不使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熹覺今年方無疑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自書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考亭淵源録卷之二